

我收藏有一枚全称为“桐城高甸中学”的民国徽章。该章是桐城(枞阳)教育史上近代以“高甸吴氏三杰”——吴汝纶、吴越、吴芝瑛——为代表的高甸吴氏家族办学，以教育救国、报效乡梓的重要文物史料。吴氏子弟、高甸中学校长吴竹其有诗云：“鸡楼山下起弦歌，礼让家风竟若何？况有名儒与大侠，文章气节好观摩。”

和其它民国抗战校徽一样，该章形体为等边倒三角形，边长为2.8厘米，高为2.5厘米。和那时桐枞名校传统的以单一文字为主的校徽不一样的是，该章改文字形为图案形，章面为砗琅彩，章体设计素朴，简洁，灵动，欢快，温馨。徽章通体纯白，象征着母亲湖菜子湖的纯净。高甸中学图案被设计成一座连绵至天边的桥，或一艘即将振帆远航的船。章体右上方，“桐城”二字图案幻化成眼睛，或一轮红日，寓示着“高甸中学”学子今后无论走得再远，飞得再高，都离不开故乡亲情的深情流淌和温暖怀抱。

1944年春，高甸乡（今枞阳县雨坛乡）山井村籍乡绅、私立“如我小学”校长吴元白(1871—1946)苦于战乱不止，家族及周边乡亲子弟长期多人辍学，前途无望，多方

那时候，城山比会宫出名，史家湾比城山出名。城山与史家湾在哪？与白浪滔滔的赵家咀一衣带水。奇怪的是，赵家咀没有一户赵姓，清一色的姓史，那是史家湾“湾团李赵”四兄弟中的一支。白荡湖帆樯林立，舟楫满湖，货运是船，客运也是船，别说没有官道，即便有，寻常人家何来轿马？

赵家咀那片芦苇滩上最早是一处野渡。渡船泊在岸边，想过河，自己划。对岸的人想过来，又将船划回来。喊渡，是这里一景。渡口就像一柄折扇，打开折扇，对岸就是李庄、团山、史家湾。渡口很有些年头，绿苔厚重的石阶踩踏得沧桑圆滑，拴船的缆石已磨成了小蛮腰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野渡有了舢公，而且过渡不用给钱。风风雨雨，舢公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到了世昌伯，也记不清是第几代了。

譬如天气晴好、湖水湛蓝的春天，姑娘、媳妇一帮一帮去湖对岸的木兰井采摘木兰，去李庄的河滩挖荠菜，去团山打桑叶，就得乘坐世昌伯的渡船。城山有庙，一年四季香火袅袅，颠着小脚的八奶奶要去庙里敬香，她拄着拐棍，拎着供品与香烛，穿得“清丝丝”地出了门。她要过渡，去给孙子求仙丹，向佛祖表达自己的虔诚。再远一点的是七家岭华佗庙，有求必应哩。给华佗菩萨还



安庆旧痕

“桐城高甸中学”校徽

陈向东 文/图



联系吴氏族人，决定以义津桥附近的吴氏祠堂为办学校舍，筹划创设“高甸初级中学”。学校设董事会，常务董事为吴元白、吴道南、吴滌凡、吴纯嘏、吴守一、吴省吾、吴叔候、吴宜易、吴澄之、吴善之、吴介眉，董事长为吴纯嘏，共11人，校董会公推吴元白为首任校长。办学经费主要来自高甸吴氏荣华、保庆两股募捐归集的

田租2294石及宗族乡亲捐赠的经费68000元(法币)，用于购置教学设备、图书，校具等。其时教职工最高工资为516元(法币)，米6斗。同年秋，学校正式定名为“安徽私立高甸初级中学”，翌年，经桐城县教育局批准正式命名为“安徽省桐城县私立高甸初级中学”，和徽章上的名称一致。

1944年9月，高甸中学开学。首批招收通过考试新生160人。设甲、乙、丙三个班。甲、乙班为正式生，有120人，丙班为预录班，有学生40人，学生多来自桐、枞、庐、舒各地，吴氏家族子弟约30余人。学校对来自沦陷区学生多给予学杂费减免等资助。其时学校开设课程有公民、体育、童子军、国文、数学、博物、生理及卫生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图画、音乐、劳作，选修英语。

《桐城县教育志》载，从1939年到1948年，桐城先后创设公私立中学16所，均按安徽省教育厅《临时课程纲要》开设教程。实情是，开设较为完备的仅有省二临中、桐中、浮中、三育等。其他私立中学，由于时局不稳，办学地点频迁，教材缺乏及师资不足等原因，许多课程无法开设，尤其各种训练，有名无实。高甸中学也遭遇同样困难，1947年7月，首届招录160名学子，仅60人通过考核完成学业顺利毕业，且全部为男生，最长的20岁，18—19岁居多，最小的为14岁，即为后来的安庆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施孟杰。多年后，施秘书长未忘乡梓，为浮山开发四处奔走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1947年秋，学校在校生为3个班，171人，教职工计11人，教导主任盛祖庆。

“桐城高甸中学”历经六任校长，分别为吴元白、吴竹其、吴东儒、吴跃民、吴述伯、吴庆麟。

1949年秋，中共桐庐县人民政府决定，将原“安徽桐城私立高甸初级中学”和“安徽桐城私立四毅初级中学”合并，校名为“桐庐县私立枞阳初级中学”。1958年秋，学校更名为“安徽省枞阳中学”，系其时安庆专署直属的5所完中之一。

天，谁都知道毛主席的题词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。可最早毛主席只题写了“天天向上”四字。那是写给谁的呢？史大化的女儿史洛明。1938年史洛明跟随四哥史洛文奔赴延安参加革命，在中央青委（团中央）从事少儿工作。1940年儿童节前夕，热情活泼的史洛明想把延安儿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可是中央青委没钱，她就到处募捐。募捐募到了主席的窑洞。见到主席就喊：“主席，过儿童节了，我们想买点文具送给孩子们。”主席正忙呢，就让工作人员接待了她。儿童节过后，她领着两位戴着红领巾的儿童（项英的女儿和高岗的儿子）向主席敬礼感谢。汇报完工作后，主席送她一张纸，上书“天天向上”四个字，并署名毛泽东。此事被记者叶澜知道，于是，《新中华报》就刊出了毛主席题词和事情经过。解放以后，新中国的儿童节与国际接轨，毛主席几次题词“好好学习”，人们便把“好好学习”和“天天向上”合起来，形成了内容更全面更完整的题词，成为亿万少年儿童的座右铭。史家湾的这些故事，也是近些年才传开，世昌伯怎么会知道呢？

世昌伯自己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。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几个土匪气势汹汹地用枪抵着他，要他摆渡。他提着昏暗的马灯，看到一土匪肩上扛着麻袋，麻袋在抖动，在挣扎。世昌伯死活不从，可最终还是拗不过冰冷的枪口。他解缆系绳，船行湖心，世昌伯嗖地一声跳下水，拼命将渡船掀翻，几个土匪葬身鱼腹，他救起了那位姑娘……几天后，姑娘的母亲牵着姑娘来给世昌伯磕头，硬是将女儿许配给了他。从此，世昌伯家屋顶的炊烟便有了五彩缤纷的喜色，有了家的温暖。故乡人说，这是上苍的福报。

流年旧影

“扯久经”的摆渡人

史良高

愿的人抬着猪头三牲，列着长长的队伍，唢呐震天，锣鼓铿锵，铙和鞭炮走一路放一路。赵家咀的渡口是必经之地。淫雨霏霏的清明时节，赵家咀的人家要到湖对岸扫墓、祭祀。他们的祖坟山就在城山，祠堂就在一箭之遥的史家湾，族长化爹爹（史恕卿，号大化）也在史家湾，那时候家族里的大事小情，摆不平的，很多时候还得拿到祠堂里理论理论。湖这边的人，去官桥、浮山、孔城、桐城，甚至更远的地方，都要乘船过渡。湖那边的人要将自己的竹器、蔑器、笋干、鱼虾运到破罡桥集市，当然也要搭乘世昌伯的渡船。

世昌伯的船也不是白坐。他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凡搭船过渡，得留下你的故事，街谈巷议也好，捕风捉影也好，狐妖鬼怪也好，他不是蒲松龄，不会借渡著述，目的，是让同船过渡的人呵呵一乐。

当地人讲故事不说讲故事，叫“谈闻”“扯久经”。谈来谈去，不外乎“官埠桥传说”“乌金渡来历”“何夫人吃鲢鱼”，还有神秘的白云青鸟、浮山会圣岩樵夫与神仙的那一盘棋……天天炒现饭，可世昌伯喜欢，总是百听不厌。世昌伯一辈子没有出过门，他的朋友圈很小，就是喜欢大家扯扯“久经”，谈谈外面的新鲜事。他也有肚子“久经”，可他谈的都是家族里的奇闻逸事。譬如，化爹爹少年得志，18岁举秀才，一次参加桐城东乡族长议会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往桌上一坐。一乡绅拍桌子说，哪来的毛

孩？如此不懂事，这桌子是你坐的吗？化爹爹哈哈一笑，我乃史家问事的，我不坐谁坐？弄得那位乡绅顿时狼狈不堪。

化爹爹早年参加同盟会，组织青年军，在安庆参加焚烟运动受过孙中山接见，后又任皖省财政司长、工商部长、省参议员。在一次规模不小的会议上，化爹爹不同意增设苛捐杂税，气得省主席拔出枪。化爹爹口若悬河，据理力争。省主席说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化爹爹不气不恼，说：“王法？什么王法？这王法还出自老子史家！”随从轻声禀告主席：主席息怒，这史大化是立法院法制委员长史尚宽的叔父，千万不可得罪。省主席这次不吱声。

民国年间，史家湾确实不凡，走出许多仁人志士。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，世昌伯的口口相传也功不可没。其实，史家湾还有一人，世昌伯就不知道，那是史逸，是史大化的弟弟。他赴日本留学后又和朱德一起留学德国，并由朱德介绍入党，后来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。直到全国解放，史家湾才收到由毛泽东签发的大红烈士证书，家里人才知道史逸是为革命牺牲了。还有化爹爹的几个孩子，史伟、史迈、史照、佩芸、史康等都先后参加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投身抗日和民族解放事业。三子史伟在山东战场被日军包围，马蹄踏烂身体，仍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！”史迈参加新四军后和张恺帆结成伉俪，留下一段佳话。今